

書叢小俗通識常民國

壕戰挖村家江

著特維

K282

W32



行印社版出書圖民國

江家村挖戰壕

維特著

國民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

江家村挖戰壕(彈詞)

目次

- 第一回 老爹痛心思往事 村人立意拒來軍
- 第二回 當探買兄弟遭白眼 探細情連長費苦心
- 第三回 精誠相待村民同意 水乳交融老爹勞軍
- 第四回 煩言嘖嘖插紅旗風波平地起
- 砲聲隆隆挖戰壕大家一條心

江家村挖戰壕 自次

江家村挖戰壕

第一回 老爹痛心思往事

村人立意拒來軍

西江月：人生自是苦短 老來空嘆白頭 多少事業付東流
留得青山依舊 閒中臨池吮筆 道出浮世憂愁
風花雪月不講求 且看龍爭虎鬥

這首西江月敘過，引出以下一段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故
事，且聽在下慢慢道來。

話說東鄰小日本

居心殘暴養煞神

江家村挖戰壕

江家村挖戰壕

二

只因軍閥野心大
自從瀋陽事變後
蘆溝橋畔來尋覓
一可忍來再難忍
拔職一呼全國起
抗戰於今五六載
出了多少英勇將
前方將士打得好
英美列強都稱讚
奉勸同胞要努力
同心合力把國保
這些閒情且不表

便把我國土地侵
東北黎民不安生
又在上海動刀兵
東洋矮鬼太欺人
殺盡倭寇才稱心
我國越戰越精神
出了多少忠義人
後方百姓又齊心
不屈不撓唯我尊
勝利不遠面前存
趕走鬼子享太平
如今單表江家村

且說我國內地××省××縣有一江家村，離城九十餘里，地處羣山之中，附近三里一村，五里一店，人家稀少，甚爲荒僻，又兼山路崎嶇，交通不便，平日與外界不相往來。雖說一條官道近可通二十里外之屏山鎮，再遠可達縣城，但村人耕織即可自給，無事不大到鎮上行走。村內約有四五十戶人家，一大半都是姓江，村名便由此得來，村民全以務農爲業。晨興夜息，整日在田陌之間勞作，婦女在家養雞喂豬，燒茶送飯，閒來紡紗織布，杼聲不斷，家家勤儉度日，民風甚爲淳厚。若逢太平年世，真乃好一片田家風光也。

世人都道農家苦

農家自有樂陶然

春耕夏耘雖辛苦

秋收冬藏意欣欣

江家村挖戰壕

三

江家村挖戰壕

四

休說四季風光好
每逢黃昏天已晚
村中喚鷄又喚狗
田裏農人忙歇手
轉身便往村中走
到門放下手中物
黃狗一看主人到
洗淨兩隻污泥腳
豆棚山架夕陽裏
三大斗碗糙米飯
既醉且飽欠身起
端張矮凳門前坐

每天光景似神仙
牛羊歸來日銜山
家家屋上起炊煙
提壺在手鋤在肩
瘦長人影拖後邊
稚子迎門笑連連
帖耳搖尾也乞憐
婦人便把晚飯端
一家大小盡團圓
兩杯自製老白乾
口啣斑竹旱管煙
且看紫霞籠遠山

三五鄰人閒探望

大聲便把家常談

婦人哺乳一旁坐

爾三稚子嬉其邊

一天勞苦齊拋却

家家笑語鬧聲喧

山間歲月悠然過

真乃世外一桃源

却說村上有一位江老爹，年紀六十開外，薄有田產，在本村却就算是個首富。他幼年也曾上過幾日學，粗通文墨。為人甚是剛強正直，且又聲份居長，故甚受人敬仰。目下身爲保長，替人排難解紛，一言卽決；凡事經他倡導，村民無不遵從。家中老媽媽王氏，生有二子，一名榮昌，國戰起後被壯丁被抽去；二子名榮達，猶未成了。長媳吳氏，生有孫孫桂寶，年方六歲；孫女一人還在襁褓之中。江老爹田租收入，一家六口溫飽有餘；但老爹生平喜動不喜靜，常常親自

江家村挖戰壕

六

帶子下田，督促長工們耕種。這日只因鎮長派人帶信來招開保甲長會議，說有要事相商，老爹一早便到鎮上去了。看看天晚，猶自不見回轉，老媽媽放心不下，正要出外探望，却覓江老爹已氣吁吁的走進門來，那神情：——

老爹跨進自家門

緊鎖眉頭悶沉沉

一交跌坐金交椅

面帶愠懣不稱心

媽媽向前問長短

搖頭頓脚怒氣生

媳婦忙問可吃飯

哆牙咧嘴不做聲

坐下起來起又坐

滿屋上下踱不停

一似針氈鋪椅上

又如猛虎籠中行

嚇得婆媳沒主意

這個樣子怕死人

不知此去有何事

何人得罪老爹身

去時笑顏如朝旭

歸來形狀似煞神

二人一時都呆住

全像泥塑木雕人

偏偏這時桂寶一脚跑來，看見祖父已經回家，心中不勝之喜，叫了一聲爺爺，便想一頭撲到公公懷裏。吳氏恐他惹公公發怒，連忙喝住，把他拉到門外。小人兒滿心委曲，便哇的一聲哭了。老爹聽見，不禁長嘆。老媽媽摸熟了老伴兒的脾氣，知他滿腹不平之氣已漸消除，便屏息以待。果然，不一會老爹便慢慢開言道：

江老爹坐草堂心中惱恨

慢吞吞向媽媽細說分明

莊稼漢不求人只靠天地

勤辛苦只指望大好年成

身有襖倉有穀個個溫飽

一家人笑呵呵享受太平

偏有那古怪人無肝無肺

閒無事喜的是發動戰爭

江家村挖戰壕

七

江家村挖戰壕

八

張打李李打張倒還罷了
還記得那一年內戰來打
倒拖槍歪戴帽衣冠不整
又是糧又是餉要你供應
強佔住民房裏不管內外
一家家搜糧米拿了就走
見着那年少女就來調戲
靠仗那槍桿子無惡不作
老百姓苦的是手無寸鉄
曾記得那一日我家來到
是老漢氣不憤上前攔阻
虧得我雖年邁筋骨還健

却偏來打擾那四鄉黎民
江家村跑來了一隊殘兵
亂烘烘有如那叫化一羣
兄弟們還要來四處害人
劈門窗和桌椅當柴燒焚
見鷄鴨和豬羊更不容情
若要是躲不過就算遭瘟
一個個比盜匪還勝十分
在此時只好是忍氣吞聲
搜括完還說要取走大門
被他們一槍托打在我身
要不然就不死也成廢人

好容易等他們殘兵走了

一村人細查看好不傷心

好一似遭天災蝗虫過境

好一似起狂風吹盡浮塵

一家家箱籠倒窗開門破

一戶戶乾柴盡粒米無存

說什麼犬守門金雞報曉

村子裏無晝夜死氣沉沉

不提這些事倒也罷了

提起來真叫人咬碎牙根

這些人總也是父母所養

一披上老虎皮就無人心

什麼兵來什麼將

都是一些害人精

沒有他們會不會打仗

不會打仗來才太平

老爹越說越氣憤

面紅耳赤漲青筋

拍得桌子連聲響

媽媽一旁又吃驚

老媽媽在旁勸道：「你一回來茶飯無心，只是暴躁，也

養養神吧！儘自提這些陳穀子爛稻草的作甚？况你說了半

天，究竟爲了何事，我依然一丈一的和尙，摸不着頭腦呢。」老爹答道，你何嘗知道底細。

你們婦女家中坐

那知外面是何情

飯來張手茶到口

手鈎掛子在我身

自從那年遭兵劫

原氣至今欠三分

我家大門新添製

木料菲薄分量輕

天陰有時骨頭痛

摸着傷痕恨前情

今天鎮上去開會

說是敵兵快近身

此處山形多險要

要把國軍調來臨

說是要把工程做

太平日子過不成

好好地方駐軍隊

此地派就一連人

想起前情十分惱

說什麼羣民要做一家人

一旦要是被蛇咬

十年之內怕井繩

再要如前遭次劫

幾年心血枉費神

罷了罷了真罷了

我今不做被欺人

老爹說罷，連連跺腳，浩然長嘆。老媽媽聽說也自心驚，只得勸了老伴兒一番，命媳婦端上飯菜來與老爹充飢。老爹飯罷，仍自心神不定，看他捧着一根白銅水煙袋，一人在草堂上踱來踱去，一會兒皺眉，一會兒捋鬚，幾乎沒把土地踩出幾個坑兒來。這時風聲已傳遍了全村，大家懷着鬼胎，驚疑不定，不約而同都來到老爹家裏探問。老爹便邀大家到門前稻場上談論。

時逢三五圍圓月

水銀瀉地照門前

有的站來有的坐

七嘴八舌話連篇

江家村挖戰壕

一一

江家村挖戰壕

一二

老爹把話細表過

衆人一聽反了天

山民原來多獯悍

一言不合拳頭指

馴良起來如睡虎

一朝怒發不等閒

有的說要什麼軍隊保鄉土

種田之人就靠天

有的說叫他調到別處去

這裏不用添麻煩

老爹聽說忙搖手

國令一下重如山

如今只想兩全計

這些廢話少牽連

老漢倒有一個打算

可叫村長保平安

且說衆人只圖嘴上說得痛快，其實心中毫無盤算，聽老爹一說，連忙問計。老爹說：軍隊明後日就要開到，大家回去可把細軟什麼，米麥糧食收藏妥當，年輕婦女亦各自小心退避。壯年人暗備刀矛棍棒，約下口號，萬一軍隊到後再像

上次橫行霸道，我們就要和他拚上一拚了。

大家既受從前苦

這次不做被欺人

國家養兵非一日

農家賦稅繳得清

糧餉自有官家派

搜括民間不該應

雖說國軍紀律好

並未親見只耳聞

農人耕田兵打仗

軍是軍來民是民

不受糟踏就夠了

誰說軍民一家人

說得好來好商議

伸手不打笑臉人

說得不好咱不理

一概之事不應承

農人治產非容易

流盡血汗才積成

他若再要强騷擾

休要小看我鄉民

雖是空拳並赤手

狗急跳牆也咬人

江家村挖戰壕

江家村控戰壕

一四

大家齊心如此做

誰敢動咱們半毫分

村民聽了，個個拍手稱妙。那年輕好鬥的更是攥拳勒袖，蹀躞欲試，一時呼兄喚弟自去就月光下練起拳腳來了。只留下幾個年長省事的還在和老爹商議對付之策。有些婦女便惦記灶頭甕中的米麵，床邊枕下的錢物要去收拾，也一哄散去。當時明月在天，人影在地，村中鬧鬧嚷嚷。一似大禍臨頭的光景。

月明星稀碧雲間

冉冉輕霧籠遠山

一排人字天邊雁

白楊蕭蕭晚風寒

隱約燈光如螢火

飛鳥投林聲啞然

世人不把夜色玩

空教七情六慾牽

自古庸人多自擾

笑壞月中女嬋娟

不說衆人齊防備

且表行軍趨路人

只因命令急又緊

故此衝枚連夜行

只想早把地頭到

那曉村中這般情

諸位要知以後事

且看下回就分明

第二回 當探買弟兄遭白眼

探細情連長費苦心

話說那來的一連弟兄，爲首一位連長，姓沈名毅夫，字治民，乃是軍官學校出身，年方三十上下，血氣方剛，精明強幹。抗戰以來，身經百戰，無不身先士卒，奮勇當前，因此甚得上官嘉獎。他持軍嚴飭，最重紀律，却又賞罰分明，

江家村挖戰壕

一六

甘苦與共，故部下亦甚愛戴。自那日奉令，因恐敵人西竄，調往屏山鎮附近築設防禦工事。便曉行夜宿，直奔江家村而來。一路也曾駐過幾處村莊，只因連長管束甚嚴，不許士兵有越政府法令，攪擾民間，所過之處，秋毫無犯，老百姓竭誠接待，甚為歡迎。這日看看來到，江家村上早得着信息都聚在村頭觀看，就像看西洋景似的。

呼男喚女村頭站

手遮陽光看得真

遠遠山岡塵頭起

轉過一隊綠衣人

步伐整齊胸脯挺

刀槍耀眼旗幟明

一色軍服真雄壯

軍毯水壺色色新

高頭大馬騎官長

威風凜凜似天神

鍋碗飯甌簞羅裏

後面幾個挑担人

看看快到期門首，……初幾進了心，
就是兵來要躲……
一聲喝道散了……

再說連長帶領衆弟兄……
村也有瓦頂磚牆的大院，也有茅草泥壁的矮屋，錯錯落落，
連連綿綿，外面一帶樹林圍圍住，雖是荒山小村，却也十
分氣派，便使人察看能以駐軍之處。後來報告說，村東頭有
一祠堂，甚是寬大，只是門上搭上封條，一把大鎖鎖住；還
有一件怪事，村中家家關門閉戶，雞犬無聲，不見一個人
影。連長聽了甚是納悶。正談論間，忽見樹旁有人探頭，半
響，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身背柴籃，縮手縮腳的閃進村
來，一見滿地是兵，嚇得回頭就跑。經連長叫住問話，他翻

着口說，喉中咽咽有聲，一語不發又想溜走。連長含笑哄住他，替他擦臉親自擦見保長。到得江老爹門口，拍了半天，一個也不肯開門去拿家，嘭的一聲又把大門關上。連長無奈，只得退甲長暫在，經那小孩攪點，這次總算見着一位四十來歲的軍士，他也不讓連長往家裏坐，就對立在門前講話。說是村外向西一箭之路，有一觀音菴可以駐紮。連長又說上一套客氣話，說軍隊到處，總要地方上多多幫忙。江四爺含糊答應支吾其詞。只聽門後人聲喊喊喳喳一會兒提着名兒喚他。他便敷衍兩句，說對不住，慌忙進門去了。連長知道鄉下人喫頭笨拙，怕見生人，只覺好笑，不疑有異，當下便令士兵整隊往觀音菴而來。不一時來到菴前，只見這菴好不悽慘。

年久失修多破爛
圍牆倒塌牛羊踩
院內亂草無人深
大殿頂上稀零瓦
庭前石柱磨刀壞
幾座神龕都沒了
滿處盡是豬狗屎
這樣房子人怎住

風吹雨打勉強挨
半扇大門一邊歪
香爐半截土中埋
到處看見青天來
地上潮濕生蒼苔
醜陋神像坐蓮台
臭氣撲鼻實難挨
血肉怎比泥土胎

幾人看罷，面面相覷。連長叫弟兄分隊掃除，權且安身，自己就掃前院上的灰塵，就與王連附等商議軍中大計。伙夫野味連鍋燴飯，當下又派出周長勝，吳起貴，陳大發三個弟兄探買菜蔬。三人奉命重新進村，只見村中早已有人行

動，只是見了他們手拿籬筐麻繩，爲些零物，不知來意，又復交頭接耳，神色改變，那婦女們更是躲躲藏藏起來。三人逢人就問，都是一箇搖頭三不知。沿家去提時又都一口回絕沒有。三人無奈，只得走馬尋狗，在村中轉來轉去。其中只有周長勝，生性貪玩愛鬧，天塌下來不無口語，說那兩人垂頭喪氣，他却信口胡謔，走走說說。且聽他說的是什麼？

沒有沒有其沒有

粟沒有來米沒有

這沒有來那沒有

誰知他家有沒有

吳起貴是個點火燒着的性兒，聽得不耐煩，喝道：『小妹妹你這算什麼！』周長勝噙皮笑臉的道：『這呀，就叫做沒有歌。』吳起貴暗噱道：『真是見他娘的鬼！』周長勝道：『說正經的，我早就看出苗頭來了，他們不是沒有，是

不願惹實給他們。村子走了一大半了，再問下去還不是竹籃打水，」陳大發道：「怎麼說？」周長勝道：「一場空呀！」吳起貴道：「若真無有這錢骨頭，不給他三分顏色看，不會乖乖的。這則他們硬買強佃的，硬要老爺給錢，又不自拿。」陳大發道：「人死原老成，聽我忙道不安，總是和氣爲上，那兩人那裏理會，正說說間，見前前一所瓦屋，却是殷實人家，便去拍門，那門海應手而開。」

誰知此門是虛掩

只聽得門邊有人喚連聲

這人一身屢屢跑

油漆漆手圍女形

凳椅杆杆都傾倒

如見鬼魔嚇心魂

長勝忙把起貴叫

咬咬手指好過疼

起貴不解其中意

長勝說着我是奮陽世人

江家村挖戰壕

細細見着如鬼

令我胸中犯疑心

此類百姓多言怪

陰陽怪氣不近人語

起首道：『今天反正不是他們尋了鬼，就是我們覓了鬼，管他娘的，咱們進去問問。』三人進了大門，到廳房左右東張西望，只見後面小套院裏雞鴨滿籠，豬羊成圈，那稻草乾柴堆得齊着屋簷，不禁大喜，齊說：『那不是柴！』一言未罷，廳旁走出七八個壯漢，一個個手持棍棒，喝道：『你們幹什麼來！』

追趕人家黃花女

眼饞人家有家財

私入民家該何罪

仗勢欺人太不該

起貴本是性如火

怎肯平白受人栽

握起拳頭勒起袖

破口大罵上前來

那些壯漢也動手

棍棒如林豎起來

大發一見忙勸解

滿臉陪笑話說開

大發陪笑把話宛轉說明，並非有心闖入，原爲購柴米而來。壯漢等見他話說得和軟，才肯罷休，猶自銖青着臉說聲沒有，三人搭輿而出。那趙貴尙在跳罵不止，埋怨連長平時的訓導，只圖對百姓太和平，凡事容讓，不易暢行，累得弟兄們敢怒不敢言。大發勸道：「發氣飽不了肚子，你且平平氣，讓着到那一頭去試試。」長勝樂得讓大發去碰釘子，便與趙貴歇在一廂樹下。大發拿了銀錢筐繩遙自去了。不一刻工夫，只見他挑了一大担東西壓得氣吁吁的走來，兀的不是兩隻耳朵漲紅了二人個怔了一怔。當下三人分担了，往村外走去。途中，長勝不禁道：「看你老哥，你倒會變戲法！」

又發道：「我這管什麼錢，我不過……」

這錢財，那時，他……

見着……

他……

他……

弟……

……

……

……

……

……

……

輸。半響，起貴咕嚕道：『只有你他媽的會裝孫子！』長勝也道：『他原是唱蓮花落帶小丑的嚟！』大發也不同嘴，只是想到好不容易事已辦妥，心內甚是高興，這三人回去交差，不在話下。且說這消息傳到沈連長耳裏，又因另外有許多弟兄出去借債門板板凳等物也都空手回來，還幾乎與老百姓吵鬧起來，連長方知村裏人實是立意要與隊伍爲難。想到日後還有許多事要仰仗老百姓合作，不覺十分憂慮，他便一面招集弟兄們訓話，囑他們要特別的態度和平，小心忍耐，不許胡亂生事；一面決心明日親自調查真相，籌得應付之策。這晚，衆弟兄宿在破廟裏，身下既無門板乾草襯墊，地上又因長年漏雨，潮濕非凡；那破爛的屋頂牆角，四面穿孔，八面透風，又濕又冷，好不苦惱。要不是銅筋鉄骨，久

經風霜之人，怕不且凍僵了。一宿無話，第二天早晨，沈連長與王連附等計議，要發勸弟兄們自己修理破廟，各種日用必需品如柴米等物，或不惜遠路跋涉到鎮上去買，或上荒山自己砍伐，暫時不要與老百姓們打交代。他自己便往村中走去，登高一望，村中熙熙攘攘，婦人們各在自己門口做營生，孩子們夾在雞鴨羣裏追逐作戲，氣象已較昨日大好，只不大見男人，怕是下田去了。連長躊躇了一會，信步往村頭走來，却見一座茅屋前面坐着一位老媽媽，在做活計，連長便招呼道：『大媽早！』那媽媽抬頭見是一位兵大爺，忙起身讓坐，也應了聲：『老總早！』却並無驚懼閃避之狀。沈連長看這老媽媽約有五十上下，身上衣服雖很破舊，但補綴漿洗，弄得十分光潔，而且態度安閒，面目慈祥，令人可

親。連長坐下和她有一搭沒一搭的攀談起來。

連長爲要探底細

就與媽媽敍家常

知她原是別村女

嫁與本村何姓郎

丈夫早死留一子

去年抽丁上前方

娶的媳婦短了命

膝下一孫叫庚長

今年方才七八歲

婆孫兩人好淒涼

連長聞言連聲嘆

老少孤單怎度時光

說了多少家常話

連長又復問短長

村裏不知因何故

見了軍隊就躲藏

媽媽聽說微微笑

遭過兵劫把心傷

這回是江老爹領頭把主意打

大家齊心兩參商

連長帶笑說：「何大媽，你見了我倒不害怕？」何老

媽說：

有句話老總可別見氣

我也有兒子把兵當

如今見了老總面

想起我兒在他鄉

若要是穿上了軍裝一模一樣

他的身量也是這麼長

心裏只管如此想

只覺親熱不覺得慌

連長一聽心感動

你這大媽好賢良

自從行了徵兵法

軍隊原來出在田莊

百姓當兵把國保

大兵原是百姓當

要說騷擾民間話

除非忘本沒有天良

媽媽點頭說有理

只怪老爹錯主張

連長問他的爲人怎麼樣

媽媽說慥直性子好心腸

連長說他家情形你可知曉

媽媽說我原是他家大少爺

的魚奶娘

連長一聽此言，不勝之喜，便湘湘探問江老爹家中底細，何老媽媽一一據實告訴。因知老爹也有一子在前線，連長忽然心上一動，想到何老媽媽方才念子之情，不禁暗暗點頭。當下把媽媽告認的話牢牢記住，當下告了辭便送到江老爹家，道逢老爹正在門首與鄰人閒話，只得相見，讓到草堂上坐。那二人都只聞名，未曾見面，今日相逢，不免要彼此盤詳一番。沈連長看那江老爹：

鬚眉鬚子四方臉

面如童子髮如銀

聲作巨雷洪鐘響

兩眼森森有精神

行動勁捷筋骨健

脚步踏得重沉沉

秉性剛直多執拗

老當益壯是此人

江家村探賊機

二九

江老爹看那沈連長：

身高六尺象猿貌

猿首猿尾細腰

紫棠臉色血氣好

鬚鬚挺胸志氣高

一雙劍眉三角眼

光芒四射是英豪

精明強幹多智巧

忠心護肝干雲霄

兩人見了，均各肅然起敬。但老爹成見在胸，神色之間仍是十分冷淡。寒暄已畢，沈連長便道：『老爹偌大年紀，還如此健旺，真是老當益壯，勝過少年。怪不得令郎榮昌在軍中那般英勇。做出那樣赫赫烈烈的事業出來，這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了。』江老爹道：『沈連長如何知道小兒的消息？』沈連長笑道：『豈但知道，我還見過他好幾次呢。他也是四方臉，兩目有神，體格魁梧，面容身材都和老爹十分

相像，只不過下巴上少鬚鬚鬚，左眼角上多一條半寸來長
疤罷了。」老爹微微笑道：「那是他小時玩弄獵槍，一時
不慎，被槍藥燒傷所致，險一點還傷了左眼。」沈連長道：
「對了，令郎槍法如神，極會打獵，我還吃過他打來的野味
呢。」老爹道：「後品自幼就喜歡槍打獵，這原是貴人的本
色，不值得提起。」沈連長道：「老爹別小看這個，獵槍雖與
步槍不同，可是瞄準目標，百發百中却是一理。」沈連長
的槍法高明，他那槍法下那樣的奇功。」老爹一場空手，竟充
這英雄會與小兒酒識？他又做下何等樣的事他日壽星一一告
知。」沈連長道：「這話說起來就長了。」汪老爹忙道：「且
慢。天已近午，連長若不乘由舍粗茶淡飯，就請在此便餐如
何？」接着便叫二丫榮送到廚下取現成酒菜上來，與連長沈

。樊達領命而去，到後堂與母親和嫂嫂得知。江老媽
及吳長婆媳二人聽了自然歡喜，當下煮雞洗菜，要盡情款待
一番，一霎時酒菜端上，江老爹殷勤勸飲，說連長為不推辭
。從湯碗邊說，講出一席話來。當下只聽他江老爹去年我
們在第三戰區作戰，除了我們連上，另外還有在胸之神色郎
就是在那一連裏，一共兩連弟兄守着一道防線。計是日本鬼
子，他進攻時常弄坦克車，那是種渾身鋼鐵的怪物，兵是鑽
在那怪物的鋼鐵肚子裏的，刀鎗不入，你要打他打不着，他
們却能從幾個洞口放出機關鎗來傷人。我們這邊是肉身子，
真是沒奈何他，過去遇見這種怪物，只有用手溜彈去炸，可
是有時不壞事，自己倒中了機關鎗的彩。且說那一次：

兩連弟兄守防線

又遇鬼子來進攻

這機槍也響起來
車輪一動似雷轟
這身鎗錢多龐大
原來藏在車肚裏
他要打你易如反掌
這車子你若娶他死命

又有那坦克車其勢洶洶
爬山越嶺快如風
車外面不見一個鬼子兵
開放機關傷人兇
你要打他難佔上風
除非是要打中機關眼裏的
人影跡

這可要命法高百發百中
分那本共制分手
這雷聲轟轟炸炸
這雷聲轟轟炸炸
這雷聲轟轟炸炸
這雷聲轟轟炸炸

要不然是一場空
這一次他日苦奮鬥
遠遠駛在飛蕩物中
轟隆隆隆隆震耳聾
這機槍在車上不響

那裏裏橫劍子忙在後餘與母

他這樣一遇着了軍四戰

敵兵一見必慌亂

殺死敵人無算數

這一次我軍獲了大勝

一人破城三回轉

上下之人稱敬重

因此會進滿次重

昨日來到貴將上

必中便然知你子

不送千里來到此

老爹是殺子有方實可敬

誰知我劍子殺殺了這程

斬斬子以軍流流

弟兄幾幾就反攻

奪回幾地要衝

全軍合身獲了奇功

千古空見英雄

誰功行賞他把班班來升

姓名籍貫常記心中

萬聽老爹合此名

今日一見音容笑貌果然同

也是有緣才相逢

有兒如此真光榮

老爹聽罷一席話

不覺鬚鬚喜重重

話說老爹酒酣耳熱，聽他兒子做出這般英雄事業，焉得
不喜，却只怪茶品爲何不寫家信來。當下他就鬚鬚大笑，舉
盞屋瓦，飲了一大口酒，向連長說道：「不瞞連長說，老漢
雖是山野草莽之人，平時却以清廉正直自守，又講究的是『
忠義』二字，小兒榮台自幼心高氣傲，胆量過人，倒像是個
有出息的；長大成人，却也沒料到他會去當兵，當了兵也沒
料到他還能做出這樣不辱祖先的事，這也是時勢使然罷了」
沈連長道：「近來兵役多有設法規避的，老爹身爲保長，倒
肯毅然將兒子抽去，真是難得。」江老爹答道：

幼時曾讀聖賢書

這個道理我分明

中華河山如錦綉

怎忍坐視讓人侵

江家村挖戰壕

三五

國定新老徵兵法

百姓就應把命遵

身爲保長是榜樣

你若不遵誰還應承

國定命兒上前線

好好拆散一家人

自己苦命誰不心痛

只因大義難磨親

沈連長鼓掌道：「老爹深明大義，實是可敬。此次國家抗戰，匹夫有责，只要全國上下，齊心合力，不怕敵人不怕。就刻不容緩奉命駐此建築防禦工事，仰仗當地老百姓幫助之請甚多，懇求爹一定樂爲玉成，好好將他們開導一番。」只說老爹最初見了沈連長，就惶恐他提到此話，早存戒備之心，誰知沈連長一進來就談起榮台之事，說得老爹滿心歡喜，早將那層心事丟到九霄雲外去了，萬料不到沈連長急轉直下，葉落歸根，仍回這個題目爲止。不過老爹酒醉心

明，不覺眉頭一皺，面色一沉，慢吞吞的答道：「連長如有別的吩咐，都可辦到，惟有這樁不能。只因村裏人受過苦楚，前痛未消，實是不易開導。」連長道：「那是內戰時期，實行募兵制，軍中份子複雜，軍紀又不嚴明，致有此等現象，可是，

現在的軍隊不比往常，買東西給錢，借東西還清，填補還賠償，若是要雇伙子也給工價決不會叫人民白白受苦。弟兄們，若要是 不守法令，軍法從事，可不敢叫他們荒唐。

老姜微微冷笑道：「我看連長為人倒甚賢明，可是難保手下弟兄個個馴良。國軍軍紀嚴明，我們早有耳聞，可是俗語說耳聞的是假，眼見的為真，貴連昨日方到，可知就有弟

兄藉買柴米爲名，闖入民家，調戲婦女，窺探人家倉庫的事嗎？」沈連長知是指昨日周長勝等三人之事，連忙解釋純係誤會，請他不要只聽一面之詞。老爹道：「連長豈不也是聽的一面之詞？俗說，真金不怕火煉，又道，事久見人心，如果貴連往後果然行的端，坐的正，那時老百姓不消老漢開導，也自然心服了。」沈連長見老爹甚是執拗，諒一時還勸不轉，就此打住，飯罷和老爹又閒談了一陣，辭謝出來，老爹殷勤送到門口才回，沈連長煞費苦心結果並不十分圓滿，堪嘆村民實是冥頑不化，心上未免快快；但細細一想，老爹之語自有至理，人言：「事實勝於雄辯」，今後倒要從行動方面證明一番，而況今日結交上老爹，已有進身之階，日後總有用處，也不算虛此一行了。正低頭沉思間，不覺已到破廟

開辦。請請其區鄉弟兄們前來，這些弟兄，已在動手修理，請中老老少多有來站定觀看的。但不知這度屋修好後，又作什麼故事，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精誠相待村民同意

水乳交融老爹勞軍

且說那連上弟兄大半出身農村，除了種田人之外，也有石匠、木匠，泥水匠、竹工匠、成衣匠，理髮匠等等各色手藝人等，故此大修理破廟，有的是現成的人手。只見連高登頂，拉鋸動斧，和灰調泥，搬磚弄瓦，抹牆的抹牆，鑿石的鑿石，劈竹篾的劈竹篾，修門窗的修門窗，填土的填土，拔草的拔草，俗話說：『人少好吃飯，人多好做事。』幾人七

江家村挖戰壕

四〇

手入脚，不待三日活能見這座破廟已不是舊廟模樣了。

只說這營兵四氣會打仗

聽了人不眨眼說說世魔王

把營房子放起火

過了河又拆橋樑

打他他沒處可說

不打仗來親自吃糧

白白米飯把祖養

無事之時閒晃蕩

得信民房糟踏不成樣

借了民物亂放傷

燒千根燈燭柴火

放馬就放在碓圍上

夜曉偷把瓜豆摘

打死看家狗把肉來嘗

過一處來鑽一處

過一方來搬一方

只見兵把東西毀

那見兵來修營房

一般手段多高妙

那似吃糧把兵當

裏邊，像油印一樣

和是現在的軍隊不像往

常

不覺人人心暗想

還有那老媽媽們立在一旁

望着嘴兒把佛念

像會以幾聲唸

這地這行要做好事

修理破廟功德無量

不一時，已修好，裏外打掃清楚，煥然一新。村人在那

好齊題文的，兀自帶着歡望，只見廟外：

一片空場多平曠，圍牆抹泥顏色新

外修一道竹籬笆，籬笆當中竹門庭

若和枝葉聚葉疏，紅紙對聯貼得分明

就有那識字的上前細認，見上聯寫的是：『踏平扶桑三

島。』下聯是：『收回錦綉河山。』上面還有一條橫幅，寫

江家村挖戰壕

四一

江家村挖戰壕

四

的是：「抗戰必勝」。再看那廟門旁有一幅布條寫明：軍×師
×團×營×連護部。那廟門以內：

兩扇大門八字開

門前石階一層層

門內大院多乾淨

瓦灰鋪地雜草不生

院子裏磚石砌成大圓墻

一根旗竿豎在其中

兩廊以內衆兄弟

鋪位鋪得多齊整

大殿裏邊諸神像

神案神龕淨無塵

屋頂魚鱗瓦片長瓦楞

不見那露着天的火羅殿

連那個觀音菩薩都似含笑

忽聽軍聲響連聲

村人正在開張望

一看大門上早立了兩個兵

嚇得慌忙往外走

計開人往裏衝

身背槍枝把崗站

村人圍外都站定

又聽達達軍號聲

弟兄一齊舉手立正

原來是要把旗升

一面國旗悠悠上

到了竿頂飄在天空

迎着陽光多好看

青天白日滿地紅

村人看了連上這般氣象，不覺肅然起敬，早把那憎惡軍隊之心減了八分。有人悄悄議論道：「我們把祠堂鎮了，把人家趕到這處一個住不得人的地方，可是你瞧，現在人家還不是住得好好的？再說人家倒反把我們的破廟修好了，這不是對不起人！」那聽的人也道：「還說怕人家騷擾，人家買江福祥的柴米，不是一五一十照給了？」先前那人又道：「你不知道江老爹還教訓了他一頓，說別相信他們，也許是先來看風頭的，還是和他們少打交道。」

了。』正言談間，忽聽一旁有人插嘴道：『……』的話不錯，我的爹也去：』說到這兒又突然咽住。那兩人回頭一看，原來是江老爹的二兒子江榮達，不覺彼此對看一眼，羞為窘困，便扭着岔各自走開。再說那些婦人們原是饒舌的多，這時少不得也七嘴八舌，指手劃腳的談個不休。有說那旗好看的，有說那號標好聽的，又有說那竹門庭紮得巧妙的。其中有一位寶貴嫂獨獨嘆口長氣。那位和她同來的何老媽媽便問道：『寶貴嫂，好好看熱鬧，你嘆那家子的氣？』寶貴嫂答道：『我想起二娃的爹，人在前綫，他那付做泥水匠的傢伙還在家裏丟着呢。前兩天下雨，把床帳被褥都漏濕了，灶也淋壞了。第二天早晨把灶糊好，可就是沒法上屋頂檢漏，那會兒我就想，要是二娃他爹在家裏……唉！』何老媽媽也嘆

道：『我還不是。我的老大不在家，不說種田，就是種點菜也得一桶一桶的提水澆。不成嘍，年紀一大就沒用了。早起連上借東西，我就把鋤頭，鐵鍬都借給他們了。橫直擱在那裏也沒用。』寶貴嫂睜大眼睛道：『你借給他們了？不怕他們拿去不還？』何老媽媽笑道：『剛才他們一用完，就早給送到我家裏去了。』寶貴嫂點點頭，這才把先前倒吸進去的一口冷氣吐了出來，替何老媽媽放了心。不提村人們看罷各自散去；且說從此凡是連上買東西或借東西，村裏人多半盡都樂意借讓，也不似從前那樣岐視，軍民甚是相安。沈連長見此情況，暗自點頭。又每天派出若干弟兄每天無事時輪流到村裏幫助老百姓工作，例如鋤草、澆菜、下田、挑水之類；並首先要到那些出征軍人的家屬，人手非常缺乏的人

家去。一日，弟兄們出去勞動服務，其中就有陳大發等人。陳大發因想何老媽媽一老一少，最是缺乏人手，便逕到她家來原來何老媽媽爲人和善慈祥，把衆弟兄當作自己兒子一般看待，故弟兄們也和她最熟。當時陳大發替他挑了幾桶水澆了菜，又替她倒了兩桶吃水在缸裏，還劈了幾捆柴。坐下休息時，何老媽媽拿了茶煙來謝他，只見隔壁寶貴嫂走來，張張望望，欲前又退，彷彿要說什麼又說不出的樣子。何老媽媽問道：「寶貴嫂，你家沒有老總來幫忙嗎？」寶貴嫂吞吞吐吐的說：「有人來問過，我說沒有活兒給他們做。」何老媽媽詫異道：「你上回不是說檢漏嗎？」寶貴嫂勸陳大發看了一眼，連忙搖手，鬼鬼祟祟的把何老媽媽拉在一邊說：「隔壁張三嫂說不要叫他們做事，將來要給錢的。」何老媽

媽道：「人家誠心來幫忙，那會要錢？」寶貴嫂道：「就是留一頓飯也不容。」何老媽媽道：「人家吃的公家糧，一會兒就要回去歸隊，你要留也留不住。」寶貴嫂將信將疑的
道：「天底下那有這個理兒，吃公家飯，自替咱們做事，人家到底圖個什麼，這不是有點蹊蹺。」何老媽媽道：「連上
鄉貼咱們的人都出去當兵了，沒有入手，他們看的是人，有
的是氣力，何不幫幫咱們。剛才我謝陳大哥，他道說，這算
什麼，我們在這兒幫你們老百姓，也許你們的人就在那兒幫
我們家裏呢，分什麼彼此。你聽這話說得多親熱。」寶貴嫂
聽了連連點頭，一面又跌腳，後悔不該聽了張三嫂的話。再
說陳大哥正欲起身告辭，只見周長勝哼着小調來了，說道：
「大哥，咱們回去吧。」何老媽媽道：「老陳們慢一步，

這位丈娘還想請老媽到檢檢滿呢。三二入前言正步，不禁都朝寶貴媳看去，見她：

年雖不過廿開外

亂頭粗服好身材

一個大髻拖腦後

對髮蓬鬆未梳開

濃眉大眼圓圓臉

不搽脂粉紅裏透白

上穿藍布舊短掛

下穿黑襪青布鞋

袖子高高來挽起

露出兩隻肉胳膊

一幅圍裙繫腰裏

懷抱小娃吃奶奶

雖是鄉下粗婦人

却也有三分姿色

那周長勝原是個輕佻性子，不覺就露出涎臉的樣兒，把她上上下下打量個不住，看得寶貴嫂臉都紅了。當下周長勝忙接口道：「那容易，只要有梯，不消一盞茶的時候就好

「到黃昏不勝之喜，忙取糶來。周長勝便上到屋頂，一
下檢得一面唱着『十二月想郎。』聽他怎樣唱的？」

正月想郎正月正

想起我郎去當兵

衣服破了可有人補

一人獨睡冷冰冰

二月想郎龍抬頭

想起我郎好憂愁

家裏做事沒有人手

打了勝仗你早回頭

三月想郎三月三

清明時節豔陽天

雙雙蝴蝶把花採

奴家夫妻不團圓

却說周大發這知府長勝的脾氣，生怕他走了結鬼，原不
肯走。這時聽他唱得這樣，便喊道：「不早了，快檢吧！要
不然，一會兒梯子抽了，看你怎麼下來。」長勝在屋頂上答
道：「那敢慳好，我索與不回去，就在丈嫂這兒借住一宿。」

一會兒幾盞了又自散酒。不一時，周長勝檢完下來，臨行又大
 約是太明兒的兒茶調不休。寶貴幾千恩萬謝，長勝嘻嘻的
 道：「一家人，不必客氣；大哥不在家，明兒大嫂有潘兒儘
 管請教好了。」——陳大發緊催着他才走。陳大發一路上埋怨
 他不能替潘潘消香。周長勝仰着臉說：「別假裝正經，見了小
 姐就別說不愛；陳大發道：想想咱們家裏，要是有人調戲你
 的姐姐，你等服不舒服？」長勝道：「得了，聖人。說幾句
 笑話都不行？我又沒真個動手動腳的！」不說二人回營，且
 說寶貴嫂不多分文把屋漏檢好，喜的滿口念佛，逢人便說。
 這個人也說說不盡。正在大家說說險伍上的好處時，江老
 頭就青着臉走來，聽了他們的話，便向寶貴嫂冷笑道：「你
 這人真與他，年紀輕輕的惹這些事，寶貴又不在家。哼！這

些兵油子會有注意，小心他白天檢漏，晚上翻牆進來。」說罷又往書房去了。鄉下婦人原是沒見識的多，眼皮子淺，愛貪便宜便宜；耳根子又軟，遇事拿不着主意。寶貴嫂聽了老爹的話，好似冷水澆頭，先前那一團高興早不知上那兒去了。只爲這罪頭受氣，茶飯無心，這一晚好翻騰也：

言語之間黃昏到

獨倚孤燈東面坐

想起大兵開笑樣兒

弟弟病倒小娃小

轉念軍隊多規矩

胡思亂想好一陣

風吹門窗疑人至

轉眼天黑夜色深

雙手托腮悶沉沉

又想老爹語驚人

若是強暴待怎生

那會黑夜胡亂行

吹滅油燈且安身

鼠聲窸窣又驚心

江家村挖戰壕

五二

門外黃狗汪汪叫

又疑神來又見鬼

兩眼睜睜迷迷睡

一身軍裝多威武

他說於前方勝利回家轉

大嫂說自你走後口夜想

二人正相繼情訴

當家的一聽又往外跑

偏止步回頭露了笑臉

那是當家的回家轉

滿面含羞忙鬆手

大嫂慌忙無處躲

分明看見面生人

梆聲三下到三更

夢見當家的進了門

兩人相見喜在心

鬼子趕走享太平

你今回家我安心

又聽槍砲響不停

大嫂抓住不放行

大嫂一見又心驚

分明是那個檢漏的人

大兵反身就追人

一交跌下大深坑

一聲哎喲睜開眼

渾身發冷汗淋淋

正在濶詳夢中事

忽聽屋上有聲音

亮瓦之上露個黑影

瓦片碎裂似有人行

嚇得心驚又肉跳

是真是夢不分明

要是歹人我只好拚命

被窩蒙頭戰兢兢

一片瓦響走過去

遠遠雨聲貓叫春

推下被窩高聲罵

你這畜生成了精

老娘明天捉住你

剗你的皮來抽你的筋

不說大嫂心煩燥

金雞三唱天已明

大嫂第二天清早起來，開門一看，青天白日，麻雀噪

啼，還不是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想起只因自己搗鬼，一夜未曾睡好，其實太平無事，不覺好笑。這且不提，單說道江

家村一年到頭，除了春來夏往，秋過冬至，四季風光變換，日子有點動靜以外；總是祖先傳下來的老樣兒！不外男耕女織，早興夜息，平靜度日，直到老死。從那次兵劫之後，就算這回碰了軍隊是件了不起的大轉換。這回村裏平空添了許多人，又添了許多沒見過的事兒，大人們已五生六驚小怪，那些小孩子們更是覺得新鮮。連上早中晚隨時都吹着軍號，號已吹完，遠遠的山裏還發出回聲，追着那號聲的尾子，煞是好聽。那國旗在旗杆上的早升晚降，一起風就招拉拍拉的響，也真是好看。還有那大兵操操呢，每天在廟外大空場上，喊着一二一二，大兵一個個雄糾糾的就像大公雞，仰頭挺胸，邁着大步來回的走，那排行腳步就像刀切了似的齊整。有時又拿着槍，臥倒在地，向前俯準，有時又跑起來，還唱着

歌。孩子們最喜歡的就是這一樣。他們起先是站在旁邊學着唱，後來就跟着後頭跑，再到後來自然是跟着又跑又唱了。長官們看見只笑笑，也不禁止，所以每到跑步的時候，前頭是大兵，後面就跟着大隊孩子軍，一個個小臉通紅流汗，可也是都小及雞似的透着英雄。孩子們的父母看見，都滿心喜歡。不用說，這羣孩子軍，連何老媽媽的孫庚長，江老爹的孫子桂寶一起在內。其實江老爹的二兒子榮達也很眼熟。他原是個精壯的小伙子，今年十六七歲，正在血氣盛旺的時候，自從聽了沈連長讚他哥哥那段話後，夜裏做夢也夢見在打敵人的坦克車，其實坦克車究竟什麼樣兒他還不知道。有時弟兄們到曠野裏去打靶，他常去看去學；可是都是瞞過家裏偷偷去的，因為他知道他爹討厭這些個。桂寶人小，到底

不憐這些曲折，有時到家與高彩烈的告訴奶奶和媽媽。他們倒也不說什麼，只說：『別跑累了。』有一天却不巧，桂寶正跟着大兵跑得起勁，嘴裏唱着『大刀向，那底下』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還未出唇時，就聽耳邊一聲雷響：『回去！』一驚路膊就讓一個鐵爪抓住，把他拖了就走。他轉頭一看，原來是他的爺爺。

老爹原是一盆火

當時不覺氣又急

拉住孫兒往回走

好似老鷹抓小雞

桂寶仗着爺爺寵

一路拳打又腳踢

說我不願回家去

還要看兵降國旗

江老爹怒中不顧平時意

一掌心打中耳腮夾臉皮

登時青紫紅又腫

桂寶痛得哭啼啼

祖孫二人扭回去

嚇壞家中婆與媳

那江老媽媽與媳婦吳氏聞得桂寶哭聲，慌忙走出。一見祖孫這般情況，不覺大吃一驚，連忙問起根由。那老爹不替長嘆說道。

軍隊本是不祥物

自從來此百忍生

時時刻刻要防備

心中每日不安寧

村人無知都相信

齊說軍隊多真誠

把我看成外人樣

背後說我不通人情

勸他們不醒也罷了

上過當後才死心

我却不變從前主意

那知孫兒胡亂行

平白要學大兵樣

叫他轉來不應承

常言道跟着好人就學好

跟着和尙學陰經

江家村挖戰壕

五七

那有好鉄把釘打

那有好男來當兵

人說從小要看大

怎能學那下作形

非是爺爺無情義

實是不打不成人

何老媽媽勸道：「你管教他成人，原是正事，但他年紀幼小，何必下此毒手。你看桂寶那半邊臉多紅腫了。」老爹剛才氣頭上，不知自己手勁，此刻仔細一看，果是打得重了，不覺長嘆無語。那桂寶年紀雖小，却甚乖巧，先前見爺爺大怒，倒也不敢大聲啼哭，此時見奶奶疼惜，便放聲嚎啕起來，好像誰又打了他一下似的。再說那吳民，天下做母親的那有不心痛兒子的，加之丈夫出外，只有桂寶在身邊，更不免看做心頭肉，平常手指頭也沒碰過他一下。這時見小兒兒紅腫着半邊臉，啼哭不止，又是心疼，又是酸辛，只礙着

公公面上，不好衝撞，便把桂寶搵到自己房裏，摸着他的傷痕，那眼淚不禁直流下來。

哭聲我兒好苦命

年紀小小靠何人

自從你爹去年走

母子二人孤另另

偏偏你又不學好

要學那些下作形

要說當兵多下作

你爹就是頭一名

當兵之人原不好

你的爹一定也非好出身

並非爲娘把你爹罵

當兵那有兩樣的人

若要將心來比意

自然就當這般論

兒子學愛原非錯

錯在你爹也當兵

兒呀從此以後要學好

別學你爹下作形

順從公婆兩老意

母子在家好安身

江家村挖戰壕

五九

江家村挖戰壕

六〇

吳氏借訓子爲名，哭哭泣泣，嘮嘮叨叨，却句句指槐說柳，話裏有刺，老爹在外，聽得清清楚楚，給媳婦提醒，他兒子榮昌也在當兵吃糧，雖說軍中良莠不齊，却也不可一概都作壞人看待。想到這裏，那股執拗之氣也似退了幾分；又知自己剛才實在太過一點，不怪媳婦嘮叨，便只作不聞，嘆了口氣一頓腳往外面散悶去了。這些家庭細事暫且不提，却說這時戰事一天比一天逼近，時有敵人飛機來偵察我方形勢。屏山鎮附近已會投過幾個炸彈，好在鄉間地廣人稀，只把田裏炸了老大幾個坑兒。江家村的人生平未見飛機，只覺稀奇，不知危險，每每聚衆觀看，一面還指指點點，喊喊叫叫。連上弟兄勸阻，並將空襲利害與防空常識告訴他們。無奈他們這耳朵進那耳朵出，就像聽別人的事兒似的。以爲江

李家村乃世外桃源，種田人又與敵人無干，決無來炸之理。沈連長這時早已命弟兄挖好一道防空溝，上蓋木板，板上又堆沙土草皮。又督促村中將白牆刷成灰色，空襲時要收檢白色或紅色的衣布，這些村人們倒也從從，只是那聚衆觀看的老毛病仍改不掉。一日又見敵機的影子在遠處的天邊出現。連長弟兄忙降下國旗，躲入防空溝裏，只餘沈連長親自帶領幾位弟兄，身上帶着綠樹枝葉的偽裝，四處巡視，只見那敵機已自遠而近。

敵機轟轟自遠至

村人猶自笑哈哈

村頭聚上幾十個

老老少少扯扯拉拉

紅男綠女穿得俏

拍手割腳大聲噴嚏

鐵鳥也會把蛋下

雞聲鐵樹也開花

江家村挖戰壕

六一

江家村挖戰壕

六二

飛來飛去多好耍

要能坐坐定不差

老爹站在自家門口

仰頭看天細觀察

今天飛機很奇怪

盤旋不去爲那家

若不是駐軍隊他不來炸

一定是探軍情把營盤來查

這又是軍隊惹來的事

怎怪百姓埋怨他

沒見過大活人把土來下

胆子小不中用還把嘴誇

什麼身經百戰英雄膽

見了飛機滿地爬

正想之間機聲響

隆隆震耳把人嚇殺

敵機疾降落頭頂

好像老鷹飛來把小雞抓

村人一見嚇壞了

手脚無措直叫媽

口張口呆蘇軟了

四散逃到樹底下

連長忙喊都臥倒

上前就將老爹拉

拉到溝裏一眨眼
機鎗掃射多一陣
衆人這才欠身起
渾身灰泥面如土
三魂七魄出了竅
不言村中衆人事
走進門口嚇一跳
身上無數如箭洞
乍見不知因何故
剛才我把飛機看
不是連長來拉我
老爹驚魂猶未定

江家村挖戰壕

鎗子打下雨如麻
飛機遠去聲軋軋
你看我來我看他
滿林落葉還有樹枝
才信弟兄話不差
再提老爹回到家
一頭肥豬死在地下
肚破腸流血裏忽拉
如夢初醒想起牠
豬在門旁把痒擦
一命嗚呼就像牠
又聽人衆多喧嘩

且說衆人一時盡知機關鎗掃死老爹家裏一頭肥豬，齊來觀看，見狀無不搖頭咋舌，方知這裝果然利害，未可看作兒戲。老爹回到家裏，婆媳二人和桂寶進出來，方知她們三人擊在屋下，幸機關鎗，橫掃過大門，只把屋瓦打得篩眼似的，餘外毀了一些家用什物，並未傷人。不一會榮達也從樹林中回來說，村中四處查過，只房屋牲畜略有損傷，總算六幸。一家人相見，都像死而復生。老爹把自己經過說了一遍，家中更是萬分驚嘆。過了一會，老爹徐徐說道：「那頭豬既是死了，叫他們把老五叫來。」原來老五也姓江，是村上一個屠戶。長工領命而去。老爹又吩咐榮達道：「你去請四爺帶了祠堂的顯匙，約七爺他們一道過來，說我有事相商。」榮達也領命去了。老爹又對老媽媽說道：「你去把我

的馬掛袍子檢出來。』媳婦吳氏見公公如此調度，摸不着頭腦。老媽媽悄聲問道：「你莫非要去祭祖？」老爹點頭不語，捧着一根煙袋儘自出神。不一會江四爺等來到，自到堂上與老爹談話。接着屠戶也來到，將那豬皮毛洗刷乾淨，開膛破肚以後，長工們正欲請示老爹如何分割，只見榮達拿出五六張大紅請帖吩咐道：「把頭尾腳爪留下祭祖，再留下三十斤肉自己用，餘下的用兩個人立時挑到連上，順便把這些請帖帶去，記住要拿回條轉來。」不提長工們驚訝不置，且說送到連上以後，沈連長打開紅帖一看，知是老爹特將這百來斤豬肉送來勞軍，並請沈連長王連附張排長等幾個長官今晚到老爹家裏吃飯，心中自是欣慰。乃與王連附等商議，索與今晚開一軍民聯歡大會，晚飯後在廟外操場上舉行，多

預備迎靈節目，歡迎村中民衆一律參加。軍中村中知此消息，無不興高采烈。且說傍晚沈連長等來到老爹門前，那老爹連連開門迎爺七爺等已大門恭迎，個個袍褂整齊，如禮大賓。當下大家到草堂上坐定，沈連長便笑道：「老爹們爲何衣冠如此整齊？倒叫我們不安。」老爹肅然答道：

穿此袍褂非別故

今日大禮兩相成

一來是剛在祠堂祭過祖

默謝祖宗佑子孫

今日幸喜無傷死

江氏門中有神靈

二來是奉謝列位保民意

又謝連長救命恩

若非連長將我救

我今九泉作亡魂

一杯水酒多淡薄

聊表敬意不成形

山村之人多愚蠢

還望海涵不生心

以後若有什麼驅使

連長答言別客氣

軍爲枝葉民爲本

多謝老爹殷勤待

大家今天有肉吃

衆人聞聽哈哈笑

飲酒猜拳多熱鬧

言來語去多投契

飯罷談論多一會

軍民聯歡把會開

樹上紅燈掛幾個

圍着坐成圓圈樣

只管吩咐一定應承

四萬萬同胞一家人

同生同長是同根

更謝勞軍一片心

權且祭祭五臟神

老爹忙請把座升

一席海味並山珍

從前隔膜化灰塵

大家又往操場行

遠遠就聞笑語聲

席地而坐許多人

軍一層來民一層

圓圈中心人表演

也有這來也有民

或唱山歌聲嘹亮

或練拳脚工夫深

又演新戲多精彩

戲名就叫一條心

演到好時齊拍手

忽聞遠遠有炮聲

聲震山谷微微應

打斷軍民歡樂情

常言道：「好景不常。」衆人正在歡樂之際，忽聞炮聲隆隆，連續不斷，大家驚起問故，沈連長說道：「他早已得知，敵人離此不過一百里，故此可聞炮聲，大家閉言，如夢初醒，方知大患已將臨頭矣。正是：

好花不常開

好月不常圓

歡娛還未盡

憂患已在前

人海滄桑事

一年復一年

欲知後來情

耐心聽我言

第四回 煩言嘖嘖插紅旗風波平地起

炮聲隆隆挖戰壕大家一條心

上回說到軍民正在聯歡，忽聞遠處隱隱有炮聲，打斷了衆人的高興，當時散去。從此知敵人已近，不免人心惶惶，比懼怕軍隊來時更甚。但村民多半貪戀自己鄉土，吃穿全在田裏，撥又撥不走，故並不作逃避之計，且又不慣深思遠慮，只曉聽天由命，得過且過，權顧眼前。因此或存倖免之心，以爲敵人也許不會打到村裏；或以爲就是敵人來到，田總是要人種的，諒也不致如何，全不明愛國的大道理，也不

江家村挖戰壕

七〇

知淪亡後的苦楚。單表沈連長不動聲色，連日爬山越嶺，登高望遠，四處觀察地形，胸中早有成竹，便於一日早晨，拿出許多三角小紅旗來插在田裏，以表示戰壕的方位。却說這時節正是季春三月，那田野之間，好一片春光，正是：

天公不知憂人禍

猶自不惜放春光

春先旖旎春三月

綠草如茵野花香

雙雙燕子穿簾去

對對白鵝戲池塘

牧童吹笛騎牛背

採桑婦人憩路旁

牆邊桃李紅白映

蜜蜂蝴蝶採花忙

風吹阡陌翻麥浪

一片碧波萬里長

一冬耕耘有結果

田家快把新麥嚐

誰知無情刀兵近

轉眼成空好淒涼

且說那小麥本是高地荒村的主要糧食，其時田中小麥均已開花，眼見就要收穫。當家的人，眼睛看着田裏，心裏就在盤算它的收成，估量着一年的吃用，孩子們鼻子裏都嗅着新麥飽飽的香味了。現在只見連上把一根根的小紅旗插在田裏，起初不明究竟，見萬綠叢中片片飛紅，倒覺好看；既至開田管田，方知凡插在紅旗道內的馬上就要挖成戰壕。那紅旗道外附近的，要是挖時，也難免踐踏得不成樣子。這一來還有幾分收成？前面已說過，鄉下人吃的田裏，穿的田裏，生養死葬都是靠的田裏，一年到頭忙的是田裏，從小到老的血汗都是滴到田裏，田裏的收成就是他們的命根子，平白讓這幾根紅旗子給斷送了，你說心疼不心疼？當下只見村裏人慢慢都聚在田埂上，一個個眼睛釘住那插下去的紅旗，就像

那是吊死鬼手上的哭喪棒似的，一插到誰的田裏，誰的臉就發白。看着那紅旗道內的綠油油的麥子，就像是沒有娘的孩子，忍不住要掉眼淚。小紅旗子插着插着，只見那些鄉下人就慢慢的三個一堆，五個一堆的交頸接耳，慢慢的就都回村子裏去了。沈連長忙着指揮弟兄，也沒注意到這些個。列位，那些村裏人不會各自回家，却都奔了一個人去了。俗話說：「蛇無頭不行」，這人自然是江老爹。話說老爹得知，好不惱怒。第一回裏已是表過，這村上原以老爹的田產為最多，自己種不了，也有租給別人種的，可是橫來豎去，是他一人頂吃虧，那有不氣的？只聽他哈哈冷笑道：「好，好，好軍隊！」

原說什麼好軍隊

天下烏鴉一般黑

甜言蜜語把你騙

假仁假義胡亂吹

狐狸尾巴今朝現

百姓照樣要吃虧

大家不信我的話

今日才知真是非

鄉下人算盤打過梁，只估得便宜吃不得虧，如得人一點小惠，就誇破了嘴唇，認你是天下第一個好人；等到人家要他破費一點，他就一毛不拔，把你看做騙子強盜。這原是小性子人的常情；更何況今日麥子乃是性命攸關之事，便如從前軍隊的好處一齊推翻，衆口同聲的咒罵起來。有那少年人沉不住氣喊道：「我們和他們拚了！」走去拿了刀子棍棒，便架着老爹要去和軍隊講理；不准挖動。老爹想，別的是假，只有連長的救命恩確是真，此次前去豈不叫連長爲難？因而把心一橫，還是救村裏的田產要緊，便領頭一路鋒

江家村挖戰壕

七四

籌而來。列位又要問，沈連長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爲何不防有此一變？却不知連長此刻心裏：

得到民心是手段

目的是在挖戰壕

軍民聯歡已做到

那知衆人又阻撓

戰爭迫近不容緩

好似急火逼眉杪

只思殺敵保國計

一心對外沒防這招兒

連上弟兄正在忙碌，却見村裏走出一大隊人，爲首的是汪老爹和江西爺等人。後面跟的盡是壯漢，一個個手持刀矛棍棒，來勢洶洶。看看走近，衆人擺開陣勢，老爹當前問道：

老爹叫聲沈連長

田裏插旗爲那條

連長說是敵人近

奉命在此挖戰壕

老爹聞言哈哈笑

山崗山地多多少少

連長說要看作戰怎樣好

進可攻來退可守

老爹說這些道理我不懂

眼看小麥收成好

一家大小吃什麼

連長說老爹之話實有理

眼看敵人就來到

目前只能忍小痛

捨了小麥打敵人

若是不然敵人到

這件事早知道

爲何要從田裏掏

順着地形才爲高

戰壕所以這樣掏

只知生活要計較

挖了戰壕算白饒

一年到頭哭號陶

但是只在小處瞧

身家性命都難逃

免得大痛在後抄

趕走敵人樂逍遙

玉石俱焚莫惜錢

江家村挖戰壕

老爹說那都是些未來事

我等只要顧今朝

未來之事誰能料

誰人能見頸後毛

一旦戰壕挖下了

說不打仗也是糟

小麥死去難再活

肚子餓了却難熬

或是公家賠糧食

或是戰壕別處掏

我們願把命拚了

死在困裏也不挖戰壕

老爹說罷多氣惱

壯漢助威揮刀矛

連上人一見出乎意表

流抗軍令太無聊

弟兄個個齊準備

官長個個把鎗掏

不是連長來攔住

軍民幾乎動鎗刀

沈連長喊聲：「休得胡鬧」他走上前正顏厲色的道：「老

，你深明大義，又有偌大年紀，何苦領着他們一般小孩子

來和自己人作對？』只數語說得老爹滿面通紅，強辯道：『老漢不會與人鬥嘴，只知田裏麥子不許別人動一根，動了就是個死！』沈逸長冷笑道：『這話却要斟酌，不如向日本鬼子去，問他爲何要强佔我們的土地，殺死我們的老百姓，逼得我們不能不跟他打仗。要不是打仗，又挖什麼戰壕，動什麼麥子？老百姓這一顆麥子都捨不得丟，我們營弟兄的還要拼着性命和鬼子幹呢？又爲的是什麼？且說國有國法，軍有軍法，戰時不比平時，那個要是阻止了軍事行動，却休怪軍法無情。這也不是別的，只怕貽誤了軍機，要讓敵人得利，那還了得。這都不說：就說我們要是不抵當敵人，讓他來到，那時節，上自祖墳祠堂，下至子孫萬代，都落在外國人的手裏，又怎樣上對祖先下對兒孫？況且連自己的田產土地，身

江家村挖戰壕

七八

家性命也難保，我們還顧什麼小麥？話說到這兒爲止。今日天色已晚，插好紅旗，明日再行動土。村上不缺明理之人，大家回去仔細想想，不要在自傷了自己人的和氣，倒讓敵人得意。我原希望大家不但不來阻止，還應前來幫助弟兄快點把戰壕挖好，一來保衛自己鄉土，二來殺敵報國才是，各位要知道站在各位面前的是自己弟兄，那馬上要拿飛機大炮來毀我們的才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公共仇人。你們聽！大炮又在響了！」果然那隱約的炮聲又穿山越水而來，打在衆人的耳鼓裏。想到鬼子就到，各人不禁凜然；又被沈連長一席話說得無言可對，有些人由不得兩腿只想往後倒退，那陣脚已是鬆動。江老爹等騎虎難下，未免露出趨趨不安之態。只有沈連長神色如故，屹立不動，似一根擎天鐵柱。正在相持不下

之際，忽聽一位站在高處的弟兄喊道：『大路上好多人！』這一聲喊不打緊，村裏人道是連上請來的彈壓軍隊，連上以爲是村裏糾合了別村的百姓，兩下都不免疑心，便都跑到高岡上去探望。只見山下大道果有一隊人，絡繹不絕的走來。

青藍衣服布包頭

老老少少盡都有

或背包袱或挑担

攙的攙來走的走

三三兩兩接連不斷

行動緩慢似蝸牛

看來都似老百姓

日暮途窮有何求

看看走近，又只見那些人：

形容枯槁多憔悴

渾身灰土不像人

走一步來拖一步

好似腳跛不能行

老的呻吟憩路旁

小孩哭啼動人心

江家村挖戰壕

七九

江家村挖戰壕

八〇

何處而來何處去
不說衆人多詫異
有的分散別村去
當先一人正年少
衣服單薄多破爛
村人上前來問訊
離城五里周村住
房廩燒完家產盡
說罷不禁流痛淚
來人拭淚把路問
村民回答這就是
少年說找江老爹

這般愁苦爲何情
漸漸人羣走近身
有的走向江家村
歲數不到二十春
面黃肌瘦眼無神
回答我等是難民
不防鬼子到來臨
一家大小喪殘生
村民聞言盡傷心
此地可有江家村
不知你要尋何人
他是舅舅我外甥

衆人忙引他來見
叫聲道生原是你
幾年不見生疏了
道生舅舅如見娘
叫聲舅舅且休問
此地不是說話處
榮達忙把表哥勸
難民不斷又來到
衆人紛紛來議論
弟兄排隊回營去

烏鴉投林聲聲叫

老爹細看才認清
爲何落得這般情
家中大小可安甯
一把拖住放悲聲
外甥死裏又逃生
舅舅府上細談心
扶向家中慢慢行
村人各自認遠親
忘却紅旗一段情
親戚相見訴衷情

山高日落天地昏

話說老爹原有一妹嫁在周村周姓人家，生下道生等弟兄

江家村挖戰壕

三人，大的已經娶妻。丈夫早死，幸家計小康，尚可度日。原先時常歸甯，近來因年老多病，路途遙遠，故只逢年節命人來看望而已。這日外甥趕來到此，來到家下，江老媽媽和吳氏出來見了，問起情由，那道生不由悲訴起來：

舅父舅母請上坐

聽我道生說細情

自從逃得敵兵到

村中大小不安心

只說敵人走大路

一定要去攻縣城

周村地小人稀少

只怕不會來日兵

誰知鬼子抄小道

黑夜之間猛來臨

鎗炮打得像雨點

流彈打死好多人

轉眼就把周村佔

姦擄燒殺太無情

村中房屋燒乾淨

哥哥刀下亡了身

母親年老又多病
嫂嫂不順鬼子意
鬼子一見動了氣
侄兒摔死且休論
從此不見人踪影
婉貞妹妹心靈巧
看看鬼子又追到
我也乘亂逃在外
躲在山溝一日夜
前晚逃出天羅網
提起一門慘死事
道生訴罷傷心話

江家村挖戰壕

又驚又痛也歸陰
懷抱嬰兒強扎掙
搶下侄兒丟牆根
又把嫂嫂架出門
諒也泉下作孤魂
偷空就往門外奔
跳下池塘守童貞
虧得鬼子未搜尋
至今水米未沾唇
今日才往此處行
千刀萬劍刺我心
哭壞婆婆兩個人

江家村挖戰壕

八四

榮達一旁也流淚

老爹聽得破鐵音

大叫一聲真罷了

活活痛死我年邁人

此仇不報非君子

東洋鬼子是畜牲

這生就派把牙咬

悔不早早去當兵

轉頭又把榮達問

是否在練自衛軍

剛才進村已看見

村裏都把刀矛掄

百姓原該要自衛

自己就能保家門

周村要是早防備

鬼子何致胡亂行

坐井觀天把敵人等

何如跟他把命拚

我今也願來加入

好把血海冤仇伸

老爹父子聽此話

低頭無語愧在心

剛才還要爭小麥

糊塗好似夢中

不提老爹心愧悔

村中盡是一般情

個個聽了難民話

醍醐灌頂心裏明

一夕無話容易過

紅日高升又清晨

聲聲炮響催迷夢

弟兄田裏動工程

且說第二天清早，剛剛天泛魚白，弟兄們已在動工挖壕，沈連長正愁人手不夠，何處再徵些民伕才好；却見村中又和昨日一樣，老爹當前帶了許多村裏人出來，個個手持武器。連長胸有成竹，倒也並不懼怕，只是奇怪山民為何如此頑固不化。走得近前，方見昨日手中的刀矛，今日已換成鋤頭。老爹近前三言兩句將來意說明，原來村人自動願來幫助軍隊挖壕，沈連長自然欣然答應。說話之間，一齊動手，只見滿山遍野，青藍布衣雜着草綠軍裝，你挖一鋤土，我挑一

糞泥，那裏辨得出軍民；那些婦人送來的茶飯鹽酒，均是你推我讓，我吃你喝，那裏分什麼彼此。那隱隱傳來的連聲炮響只是挖壕的鼓板；那高高在上的青天白日就是勝利的先兆，從此軍民合作，萬衆一心，凡那搬子彈，運軍糧等事，村民都來相助，不在話下；那導生榮遠等少年人還組織了自衛軍準備殺敵，列位，你道可喜不可喜！後事休提，正是：

百姓要能明大義

軍人也慢胡亂行

一旦如魚來得水

不怕困苦與艱辛

前方英勇後方穩

軍民合作一條心

保得鄉土保國家

勝利不遠面前存

這就是 江家村 挖戰壕 一小段

舌敵唇焦 苦古婆心 說與諸位洗耳聽

江家村挖戰壕

每冊實價國幣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月初版

著者 維

特

印行者 國民圖書出版社

總經售 國民圖書出版社

社址：重慶江北
花園廿六號

國民圖書出版社出版

國民常識通俗小叢書一覽

書名	實價	書名	實價
防毒須知	一角	新五更勸夫	二角
防空須知	三角	閻海文	二角
防空洞	一角	鄭和與鄭成功	三角
防空襲	二角	黨旗和國旗	二角
新戰長沙	一角	三民主義鼓詞	三角
罵汪	二角	民權初步淺說	三角
汪賊賣國密約	一角	毀家紓難記	三角
募寒衣	二角	兵役制度	二角
開封屠奸記	二角	木蘭從軍	二角

杏兒山盡忠	先國後家	新生活	鐵路瘋	李長年的故事	湘北三次大捷	抗戰小曲	提高尙武精神	除毒與禦侮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俘虜	國家總動員
四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一角	三角	三角	一角
文天祥	戚繼光	東條弔倭皇	范築先	知難行易的道理	史可法	抗戰建國三字經	袁專員守土抗戰	江家村挖戰壕	蘇武	張騫通西域	陳懷民肉彈擊敵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印刷中	二角	三角	二角	八角	二角	六角	一角

審查證圖字第三四四二號